

训诂学教程



孙建乐 冯希哲 武凤珍 编著
● 甘肃文化出版社



H13
23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教程 / 郭波, 孙建乐, 冯希哲, 武凤珍 编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 9
ISBN 7-80608-864-4

训诂学教程

郭波 孙建乐 冯希哲 武凤珍 编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兰州 730000 电话: 0931-8111000

ISBN 7-80608-864-4

定价: 1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教程/郭波,孙建乐,冯希哲,武凤珍编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9
ISBN 7-80608-864-4

I. 训... II. ①郭...②孙...③冯...④武... III. 训诂—
教材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7672 号

训诂学教程

郭波 孙建乐 冯希哲 武凤珍 编著

责任编辑:王天芹

封面题字:郭波

装帧设计:王若鸿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制:西安工业学院印刷厂

社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址:西安市金花北路 4 号

邮政编码:730030

邮政编码:710032

电话:(0931)8454246

发行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字数:370 千字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次

印张:15.75

印数:1-1000

书号:ISBN 7-80608-864-4

定价:35 元

第七章 句读	(184)
第一节 几种常见的句读方法	(184)
第二节 句读辨正	(186)
第八章 标音	(190)
第一节 标音发展简况	(190)
第二节 标音的几种方法	(191)
第九章 释词	(198)
(1) 第一节 专门训法	(198)
(1) 第二节 通用训法	(204)
(5) 第三节 通释性通用训法	(217)
(4) 第四节 以声通义	(219)
(6) 第五节 明正借法	(224)
(6) 第六节 形训法	(226)
(7) 第七节 解句	(229)
第十章 明写法	(238)
(18) 第一节 明修辞格	(238)
(102) 第二节 明其他写法	(239)
第十一章 作序	(242)
(92) 第一节 统序和篇序	(242)
(100) 第二节 介绍注文的序	(245)
(20) 第三节 作序应注意的问题	(247)
(70)	章四第
(74) 附一 练习与思考	(250)
(89) 附二 训诂实践	(253)
(10)	章正第
(9)	《郡承》 章一第
(101)	《宇翰文苑》 章二第
(130)	《韶王》 章三第
(148)	《言式》 章四第
(122)	《各籍》 章五第
(161)	《博林》 章六第
(161)	宇文撰对 章一第
(171)	伊章, 篇对 章二第
(171)	言式, 篇对, 己友, 篇对, 对对 章三第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叫训诂学

一、什么是训诂

“训诂”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毛诗故训传》，“故训”就是“训诂”。《尔雅》有“释诂”和“释训”两篇。

《说文解字·言部》：“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

《说文解字注》：“诂，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分之则如《尔雅》析故训言为三，三而实一也。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宜为左氏传训故。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

“诂”和“训”是解释语言的两个不同法则，“诂”是解释异言的，是同一事物因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称呼。“训”是“道形貌”，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描绘和说明，它范围很广，有句、章、篇、语法、修辞等。

前人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训诂”二字为并列关系，其意为“解释”，无必要解释词性关系，因为在古代汉语中词性可以活用。还有一种认为“训诂”是动宾关系，“训”是解释，“诂”是故言，它们所表达的是“训故言”，即解释古代的语言。

训诂是一种语言实践活动，其目的是全面地、正确地对古代文献的注音、辨形、释义、校勘等进行辨析。

二、什么是训诂学

训诂学是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方式、方法和规律的科学。

广义的训诂学是指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狭义的训诂学是指与文字学、音韵学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门类。

1932年,黄侃的学生沈兼士在《北大学刊》发表《研究文字字形和义的几个方法》,首次提出训诂学的研究范围。1935年,黄侃在《制言》杂志第七期首先提出了“训诂学”术语。

殷孟伦指出:“什么是训诂学?我个人认为,首先应当明确‘学’字的含义。‘学’字相当于西文 togy,是有系统条贯,可以因简驭繁,并明其理法规律的意思。”

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门类,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来解释语言,正确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科学,也是解释、翻译和关涉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科学。其任务就是研究语言的训释方式,掌握其系统条贯,说明其表达情状,进一步探求语言的发展规律、本原和演变,从而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殷孟伦还指出:由于表达的需要,人们解释自己的话,或所引用的话,便是训诂。不要认为训诂只是解释古代文献,语言本身就存在训诂现象(也就是解释现象)。汉语音节由单趋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解释的需要。当然,在训诂实践中,我们应用各种方法所解释的大多数都是古代典籍中的词语。

王力先生提出了“新训诂学”的概念,他认为:训诂学不能只重视上古的语言材料,“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他还提出:训诂学除应重视语义和语音关系外,也应同时注意语义和语法关系。又提出:应当重视语义和文化史的关系。认为:新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在方法上的异同,才把语义学称为新训诂学”(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新训诂学》)。

有学者认为训诂学就是词汇学。词汇学与语音学、语法学并列,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在现代语言学中,是语义学的分支,也称词汇语义学。既然不能把训诂学和语义学等同,同样也不能把训诂学和词汇语义学等同,如果那样,就把训诂学内涵缩小了,或者说把它取消了。

有学者认为训诂学即语义学。结构语义学注重研究词与词之间的同义、反义、多义、歧义、上义、下义等问题,与训诂学关系比较近,但它只是以词或语素为单位,既不涉及对词义内部结构进一步分析,也不考虑如何把词义组合成词和句子。不论哪一派语义学理论,都不能与训诂学等同,因为它们解决不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校勘、错简的辨识、本字的探求、伪书的考证等,训诂学不能等同语义学。

第二节 学习训诂学的目的和作用

我们学习训诂学的目的有三点:一是总结和继承前人的训诂经验,即使是

那些被学术界证明是错误的需要批判的,也需接受教训。二是要不断总结训诂学理论的原则、方法和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训诂学实践。三是研究语言的演变规律,为汉语史、语言学理论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例证和补充。从上述三个目的出发,因而产生三点作用:

一、继承文化遗产,培养训诂事业专业人才

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以书籍形式保存下来的浩瀚灿烂的文化遗产。继承这份遗产对于促进祖国的繁荣昌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古籍都是由不同阶段的汉语写成的,没有标点,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因抄写和翻刻出现的讹脱衍例现象很多。大量的古书还没有注释,有注释的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加以整理,广大读者便无法读懂,就谈不上继承。为此,学习训诂学,正是培养这种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方法。通过对训诂学的学习与研究,了解训诂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训诂学的发展方向,掌握训诂的方法和理论,并能将方法和理论用于解决训诂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训诂学的学习和研究,达到这样两个基本目标:一是能读懂古籍的旧注,二是能对古籍作新注。我国历史上凡是有突出成绩的训诂家,都是出色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所谓读懂旧注,方能作新注,是对整个训诂学的历史背景而言的,不是针对某一本书或某一条注而言的,要给没有旧注的书作新注,就要深研训诂之道,将旧注体例了如指掌,才能作出合格的新注。

二、发展训诂事业,搞好古籍整理

训诂学课就是要培养大批的热爱训诂事业的学者,通过不懈努力,不断完善训诂学理论,拓展训诂领域,掌握训诂技能,把训诂事业推向前进。有了一支能适应训诂事业发展需要的队伍,全面整理古籍的工作才有人去做。根据统计,我国流传至今的古籍至少有十多万种。建国以来,党和政府虽然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工作,经过多年系统整理的古籍也不过五六千种,今后古籍整理的任务还相当繁重。不但古籍需要整理,还需要编写教材,编写通俗的文字历史读本,编写字典、辞书等工具书。当前,一批前辈学者已退出工作队伍,一批中青年学者已承担起发展训诂事业的重任,这是可喜的事情,但这些中青年学者的学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推广训诂学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事古籍整理及训诂工作的人要学习训诂学,从事各种文化、教育、科技工作的人也应该了解一些训诂学知识,以便搞好本职工作。人们在学习过程中会

遇到不懂的词语,经常要借助词典解决问题,可是词典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在词典中找不到,那就成了很大的难题。如果自己懂得训诂学的知识,照样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有时候词典的解释,也会出错,我们可以用训诂的方法给予辨证,不致信讹传讹。有时候还可以发现并纠正学术史上存在的问题。古代汉语课的教师应该既有高水平的阅读能力,又有高水平的讲授能力,还应该具有高水平的科研能力,这些都离不开训诂学。

训诂学课不是古代汉语课的自然延伸,而是古代汉语课的某一个方面的继续扩展和深入。如果说古代汉语课是偏重于“其当然”的话,那么,训诂学课所解决的就是“其所以然”的问题。这门课自然会卓有成效地提高同学们古代汉语的阅读水平。这种提高,首先表现在古文阅读上,训诂学所讲授的是“怎样正确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洪诚《训诂学》)。因为它使我们的感性认识升华到了理性的高度,反过来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当然会产生质的飞跃,达到一个新的境界。阅读水平提高了,随之而来的是讲授水平的提高。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具有高深的训诂学造诣的老师在讲授古代汉语时,给我们的启发是非同寻常的。在认真学习训诂学课程后,自然会体会到自身的提高,会为毕业后的工作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的主要方法

古代汉语的历史空间跨度很大,语言的发展虽然缓慢,但总是在不停地变化着,一个时期的语言与另一个时期的语言总会存在差别。进行研究时,既不能以古律今,也不能以今律古。用辩证的观点学习训诂学,就是要能动地、灵活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不要墨守成规,不顾语言环境而强为之说。

一、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学习训诂学和从事训诂研究,要把书本知识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加深对书本内容的理解,又可发现和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训诂学的理论来自于训诂的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和解决在训诂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训诂学的基本知识,学有所得。如果只记诵理论术语,不进行训诂实践,那样对理论的理解是肤浅的。训诂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去实践,不断发现,不断总结,才能学到看家的真本领。

二、学习和研究相结合要有所创新

对学习训诂学和从事训诂工作的人来说,既有学习训诂学基本知识的任

务,也有研究、发现和创新的任务。要用当代的新观点、新理论认真研究训诂资料,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用以补充和修正乃至更新训诂学的理论体系,促进训诂学的发展。

学习和研究训诂学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有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精神。这是因为中国的训诂学隐藏于历代汗牛充栋的文献中,要挖掘和发现,就得埋头苦干,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平心静气地、扎扎实实地长期去做各种枯燥无味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取得比较系统、全面、可靠、有益的结论和证据,作为训诂学理论体系的支撑材料,才能在这一领域取得让人羡慕的成绩。如无实事求是之意,只有哗众取宠之心,既不下功夫占有第一手资料,又习惯于东拼西凑,人云亦云,那只能是自欺欺人,无所事事。二是要为现实服务。学习和研究训诂学固然要更多地同古籍接触,但必须牢牢记住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文化事业服务,坚决反对厚古薄今,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只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运用在训诂学的学习上,才能真正学好它。训诂学是现实的,不是与世隔绝的。训诂学的宗旨就是为时代服务,所以我们只有抱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态度,才能有学习的动力。为了现实,也正是为了将来,历史上的训诂学家正是立足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了为他们那个时代服务的工作,他们才没有被历史忘记。

三、处理好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训诂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与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语义学、语源学、修辞学、校勘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既要重视训诂综合学科的特性,还要处理好与相邻学科的联系。

我们之所以要重视训诂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是因为相邻学科在最初时,都包孕在训诂学这一母体里,后来随着学科的发展,逐渐从母体中脱离出来,成为新的独立学科,但这种学科上的渊源关系是割不断的。处理好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就是要使训诂学该离的时候就要离,该合的时候就要合;该离的时候不要强合,该合的时候不要强离。

第二章 训诂术语

第一节 为什么研究训诂术语

古人对词义、文意的解释不是单一的,为了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内容和方法区分开来,就创造并确立了一系列术语。训诂学的专门用语,体现了这门学科的研究水平,也表明这门学科有了系统的研究体系。因此,研究术语有助于借鉴传统训诂学的经验,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和学习。

训诂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总结它的发展轨迹,了解各时期的训诂水平,研究和分析语言及其应用情况。

关于训诂学的理论和治学方法,前人并没有通论性的书。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总结和归纳,就必须从大量的实践成果中寻找规律和方法。这些规律和方法,来自于训诂术语,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训诂学术语是研究训诂理论的基础之一。

训诂术语散在于专著和注释书之中,注释书的解释是活的语言,除了要挖掘词的具体而灵活的含意之外,还涉及到文意语法、篇章结构、修辞表达等。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术语,就可以深入挖掘古注,正确理解古注,充分利用古注,为现实社会注释工作和研究工作服务。

研究历代的训诂术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术语的发展情况。理清脉络,分清主次,在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寻找出一条训诂术语发展的线索,再结合现代的训诂实践,就可以进行现代训诂学术语的创新工作。

研究训诂术语是一项细致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大量的,甚至是不应有所遗漏的实践工作。目前归纳的训诂术语也只是其中的梗概,还不能说是全面的、系统的。现在讲的术语,反映了这种现象。希望在座的立志于训诂学的同学,能够承担起系统研究训诂术语的历史使命,为训诂学的创新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节 训诂术语介绍

按照常用术语的本质特点,我们把它们分为十组,以便学习。

一、谓之,曰,为


这组术语的共同特点有两个:一是释词时使用;二是被训释词都放在术语之后。

(一)谓之

“谓之”的功能有:

1. 沟通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同于互训或直训。首先它可以通古今之异语,即在古语与今语彼此对举、相互训释时用“谓之”。

《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这是通古今之异语,明同实而两名的情况。“宫”,古文写作,表示人居住的地方。而“室”在《说文解字》中解作“实也”,是“人物实满其中”(段注)的意思,与“宫”同意。在上古时代,无论贵贱,人所居住的都可以称之为“宫”。

《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

秦汉以后,惟王者所居才称“宫”,“宫”、“室”开始有了分别。《尔雅》中“宫”、“室”互训,中间用“谓之”连接,其作用是沟通古今异语。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两条训释:古代的“宫”就是今天的“室”,今天的“室”就是古代的“宫”。《尔雅》是古人注释的总集,它毕竟和注释书有所不同。古书注释旨在阐明某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具体而灵活的含意,强调每个词的特点,很少出现两个词对举而又彼此互训的情况。

《诗经·邶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在注释中,使用“谓之”,一般都是单举。

《周礼·天官·冢宰》:“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注:郑司农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主,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也。

注释说今时(指汉代)乡间的“户籍”,在古时(指先秦)叫做“户版”,用“谓之”连接的训释词和被训释词是古今关系。

“谓之”在训释方言时也常使用,这种用法在《方言》一书中多见。

《方言·卷三》:“葦(fēng)、莞(ráo)、芄菁也。陈楚之郊谓之葦,鲁齐之郊谓之莞,关之东西谓之芄菁,赵魏之郊谓之大芥。”[几种称呼均指北方蔓(mán)菁(jīng)]

这里的“谓之”虽没有严格地介于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还是用“谓之”连接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同实而异名”的色彩更为鲜明。

也有不“同实而异名”而古人混称不分的。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毛传：匏谓之瓠。瓠叶苦，不可食也。孔疏：瓠，匏一也，故云“谓之瓠”。

“瓠”和“匏”虽同属葫芦科，但不是同植物，细长椭圆者叫“瓠”，扁圆者叫“匏”，古人未加区别。它们是同类而相近，并没有古今语或方言与雅语的关系。

2. 下义界，“直陈其事”用“谓之”

义界本身就在突出被训释词的特点，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对举，使彼此的差异更为明显，“谓之”起到了辨析同义词的作用。

《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

用不同的地点来区别人行进的几个同义词，用“谓之”连接，辨析之意很浓。

在训诂专著中，一般可以对举，在注释中，用“谓之”直接下义界，仍有较浓的辨析色彩。

《诗经·邶风·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正义曰：东风谓之谷风。

表面看来，是为“谷风”下义界，实际对举，因而就有辨析的因素，显示“谷风”的本质特色。

《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

四风并列，用对比的形式明确进行辨析。

《礼记·曲礼》：“为人子者，居不主奥。”注：室中西南隅谓之奥。

在解释同义或同类而又有区别的词用到“谓之”。

(二)曰

“曰”的用法有：

其一，在同时解释几个词时用“曰”对举，以辨析其不同之处。这个功能与“谓之”同，多用在注疏之中。

《诗经·魏风·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貍(huān)兮。”笺：冬猎曰狩，宵田曰猎。

郑玄对“狩”、“猎”的区分，并非在一个平面上，用“曰”旨在强调各自的特点，有辨析的功用。

《左传·隐公元年》：“缮甲兵，具卒乘。”注：步曰卒，车曰乘。

从方式辨析其不同。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注：迎来曰郊劳，送去曰赠贿。

辨析其不同之处。

《方言·卷一》：“**稜**(líng)、恹、矜、悼、怜、哀也。齐鲁之间曰矜；陈楚之间曰悼；赵魏燕代之间曰**恹**。自楚之北郊曰恹；秦晋之间或曰矜，或曰悼。”

《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用“曰”解释古今异名。

有时虽不对举，但“曰”仍有辨析的因素。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xiāo)有二陵焉。”注：大阜曰陵。疏：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

杜预的注虽是单举，但孔颖达的疏举了《尔雅·释地》之说，从中体会到“大阜曰陵”的注释仍有对举的因素，为了使读者不至于与义近词相混，用“曰”字以强调辨析。

《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肆。”传：肆，余也。渐而复生曰肆。

虽单释“肆”字，在“伐其条枚”之下还有“枝曰条，干曰枚”的注解，把它们结合起来理解，辨析的味道就十分强了。

《礼记·檀弓下》：“昔者我舅死于虎。”注：夫之父曰舅。

《尔雅·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

“舅”与“姑”是同类并列。《礼记》单举一，《尔雅》对举，有时文献中并没有现成的对举的训释，由于客观中存在着义同或类同的辨析关系。因此，注释者用“曰”同样暗含着辨析。

《礼记·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注：马黑色曰骊。

这是一个单举，似乎无辨析可言。除了“骊”表示黑色的马外，客观上还有许多其他颜色的马。

《说文解字·马部》：“骊，赤马黑毛尾也。”“骝(guì)，马浅黑色。”“骍(xiá)、马赤白杂毛。”“骍(máng)，马面颊皆白也。”“骍(pī)、黄白杂毛也。”

这些不是整齐的对举，但暗含着辨析因素。

《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传：风行水成文曰涟。

这首诗中还有“河水清且直漪”、“河水清且沦漪”。毛传分别注为“直，直波也”、“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直”是以波的形状代整个“波”，注释补出了中心词；而对“沦”的解释旨在寻求命名之源，均未用术语。从三个不同的训释中，可以体会到“曰”起到的强调其特点的作用。

对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用“曰”与不用“曰”表现了注者不同的境界。

《诗经·周南·芣(fú)苢(yǐ)》：“薄言芣(jié)之。”传：芣，执衽也。“薄言擯

(xié)之。”传：褫，衽曰褫。

“曰”注释用了“曰”，显示出对两个词的辨析。朱熹在《诗集传》中对这两个词的注解分别为“褫，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褫，以衣贮之而抱于带间也”。采用直接下义界的形式，不用术语，与毛传相比，辨析之意淡多了。

其二，强调一个词在具体文句中的特定含义而使用“曰”。表达这个词在某个语言环境中的临时含义，非概括义或常用义。

《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

“比”是把几样东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可以解释为“排列”、“比较”、“比例”、“阿党”等。这里的“比”是指“旧法轻重之例”（孔颖达语），与“比”的含义虽有关系却有超出它的常用词义系统，所以“已行故事”并不是“比”的常训，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灵活解释。这里的“曰”和“谓之”就有较大的不同了。

《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参分弓长，以其一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liù)远。”注：上，近部平者也。隤(tuí)(同颓)下曰宇。

这里讲的是制造车盖伞的几种尺寸，“隤”是斜的意思，“宇”指倾斜覆下的伞面，本义是“屋边也”（《说文解字·宀部》）。“宇”俗称“屋檐”，本与伞的形状无关，这种使用使“宇”含义所变更。“曰”把这一现象揭示出来。

“曰”的中心功用和“谓之”一样，强调被训释词的特点。因此常用来区分同义词和同类词。对举很典型，行文中可以省略它们的共同中心词，如“步曰卒，车曰乘”，应为“步战曰卒，车战曰乘”。省去“战”字，即使是单举，训释中用“曰”字，突出词义的特点且暗含区分同义词之意，如是特定语言环境中的临时意思，“曰”就有点明特殊含义的作用。

(三)为

“为”的用法和“曰”大致相同，主要是辨析同义同类词。其旨在强调词义的特点。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传：以衣涉水为厉。

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训释：“以衣而涉为厉，褰衣而涉曰揭。”在这两个注释中，“曰”和“为”在词义训释中的位置和功用是相同的。

常见于训诂专著。

《尔雅·释天》：“春猎为蒐(sōu)，夏猎为苗，秋猎为狝(mi)，冬猎为狩。”

用“为”连接训释词和被训释词,有指出某词在语言环境中的临时含义。

《诗经·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传:善兄弟为友。
“善兄弟为友”的含义不是常用词义。

《说文解字·又部》:“友,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

“友”是指志同道合的亲密关系。没有“善兄弟”的义项,这是临时含义。朱熹在《诗集传》为“孝”和“友”作解:“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进行词义辨析时,辨析的词应是常用含义,不应是临时义,“善兄弟”是“友”的临时含义,朱熹用“曰”,毛亨用“为”,就这个注释而言,朱熹不如毛亨。这也是“曰”和“为”之区别。

“谓之”、“曰”、“为”用法基本相同,都是属于强调词义各自的特点而对所解释的词进行一定程度的辨析。“曰”和“为”单举时,还可以揭示特定语言环境中临时含义。

二、谓,言

这两个术语训释范围都比较宽泛,既可解词,又可解句。

1. 解词

用“谓”和“言”释词,在于揭示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含义,这个含义与该词概括义和常用义不是对等关系。“谓”和“言”的功能不完全相同。

(1) 谓

一是点明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用“谓”连接的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有以狭释广、以专释泛、以种释属、以直释曲等不同情况。

《左传·昭公三年》:“不腆先君之适(杜注:谓少姜),以备内官,焜(kūn)耀(yào)寡人之望。”“则犹有先君之适(杜注:适夫人之女),及遗姑姊妹,若而人。”

杜预将上一个“先君之适”释为“谓少姜”,将下一个释为“适夫人之女”,一用“谓”,一未用,表明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句中不同的指向及有针对性的训释。下例“先君之适”是个抽象的概念,凡适夫人之女,均属它的范围。作出准确的义界,因此不用术语。上例“先君之适”是特指,是表示个体,这个指向明确单一,杜预在训释时用了“谓”,显示出“少姜”与“先君之适”之间专与泛的关系。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雎详死,即卷以箒,置厕中。”

《史记索隐》:“箒谓苇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尸也。”

《史记》中“箒”泛指床席,质地不限,范围很广。《索隐》中“箒”专指苇席,范围窄。用“谓”是以狭释广。

指向宽泛的词,在具体文句中表示专一狭窄的含意,需要根据上下文作出准确判断。

《左传·昭公三年》：“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饿。”注：三老谓上寿、中寿、下寿，皆八十以上不见养遇。

孔颖达在“疏”中引服虔的解释“三老者，工老、商老、农老”，“三老”当然指三种老人。众多的训释中只有一种是符合作者原意的。在杜预和服虔的两种解释中，古人早有定论：杜注为优，服虔未用术语，没有把训释内容与被训释词之间的特殊关系显现出来，欠完善。在杜注中，除了“上寿、中寿、下寿”的理解与文意贴近之外，“谓”字也用得十分精当。它充分表明这一训释是“以意言之，释此文耳，不通于余文也”。

有时文句中的词用得比较曲折隐晦，训释时则需要点明它的真正含义，用“谓”字区别。如：

《诗经·召南·摽(piāo)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传：吉，善也。笺：善时，谓年二十，虽夏未大衰。

毛亨用相对应的词进行训释，郑玄用“谓”字点明“善时”的具体内涵，以具体释抽象。

多义词不同义项所分别表示的现象有时差异较大，又同时出现在相近的文句中，需要一一点明。为了强调训释的针对性，使用“谓”。

《汉书·王莽传》：“太后诏曰：‘可，**鞞**(fú)如相国。’”注：师古曰：**鞞**亦谓组也。(因前文有“黄金印赤**鞞**”字样，注解“**鞞**”为“印之组”，故此处用“亦”。)“于是莽稽首再拜，受绿**鞞**袞冕衣裳。”注：师古曰：此**鞞**谓蔽膝也，或谓**鞞**鞞(bì)。

“**鞞**”是多义词，既可指系印的丝组，又可指身穿的蔽膝，上面两段话中**鞞**所指有所不同，用“谓”字强调各自的含义，显然要比“某，某也”的直训清楚。

“谓”字的第二种情况是以今语释古语，这一用法和“谓之”同。

《礼记·檀弓上》：“周公盖**祔**(fù)。”注：祔谓合葬。

“祔”是新死者附祭于祖庙之意，所以孔颖达疏曰：“祔即合也，言将后葬合前丧。”后来把这种仪式称为“合葬”，故此处以“合葬”释“祔”。

《礼记·檀弓》：“复，尽爱之道也。”注：复谓招魂。

用今说释古语。

《汉书·陈胜传》：“魏地已定，欲立周市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注：师古曰：反谓回还也。

用唐代语言解释汉代语言。

(2)言

“言”的功用与“谓”相似，指明具体的或者不常用的含意，无“谓”用得广泛。

《周礼·春官·龟人》：“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注：属言非一也。